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一

起中大通三年
盡中大通四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

魏元恭普泰元年
元朗中興元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眾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

護為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上祀明堂魏自永安主被囚宮

室空近且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

議以長廣王懿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

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叉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永安主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永安主夜遣人盜掠恭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拈舌竟乃不言永安主信其真放令歸第久之民間盛傳恭所居上

有天子氣恭懼逃於上洛山

上洛山在洛州上洛郡上洛縣界

洛州刺史執送之

紮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其謀遂決己巳長廣王禪至邙山南世隆等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賈瑗執鞭獨入啟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

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晉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永安

主枉殺太原王榮之狀魏主恭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成濟執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景元元年因顧左右取

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魏晉以來出命皆由門下省故其發端必曰敕門下朕以寡德運屬

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省之利一依常式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書杜預註曰

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魏主恭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

明主望敕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

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子今但稱帝亦已衰矣加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

劉季明曰杜佑通典曰後魏永安三年高道穆奏廷尉直司直若

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謂殺胡后也若配永安爲臣不

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首
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庭
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
廟成尋爲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永安主使安東將軍史倅龍平北將
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
南向倅龍文義帥眾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
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倅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恭曰
倅龍文義於王有功于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
平都督爲西兗州刺史

魏收志西兗州
領沛濟陰郡

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

補何勞遠聞爾朱天光之滅万俟醜奴也始獲波斯所獻師子送

洛陽

波斯獻師子見一百一十二卷大連二年

及魏主恭卽位詔曰禽獻囚之則遠其

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返有司劾

違旨魏主恭曰豈可以獸而罪人遂赦之魏鎮遠將軍清河崔

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眾圍東陽

青州鎮齊北海樂安勃海高句陽河開樂陵七郡治東陽

日之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帥城民固守使太傅諮議參

軍崔光伯出城慰勞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縱日久

言東陽之民挾州家之勢陵暴

屬郡爲眾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貴平彊之旣出

外人射殺之魏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

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

璽聲言爲永安主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

之民多從之

魏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鎮安城領浮陽樂陵安德三郡

從之者夜舉火爲

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

魏收志博陵郡安國縣有

安國城北平蒯陰縣亦有安國城故稱博陵以別之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鶴至冀州託言調

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

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鶴

考異曰北史作白執難今從北齊書

刺史元徽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

封皮隆之小字也

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永安主舉哀將士皆縞素乾升壇

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

也封磨奴兒一百一十九

也卷宋高祖永初元年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

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

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

魏收地形志上黨郡屯壺關一名大王山按魏太平

眞宗九年二月詔於靈夏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移其北六
同皇山南足以斷之以其有王氣也後高歡果屯兵於其地六
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
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
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
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
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則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
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秣
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
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
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
富其家人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蠹

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其投元忠牽絹千餘匹

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

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柳樹

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

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爲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

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魏太和之十一年分趙郡之平鄉柏人中邱鉅鹿之南蠻鉅鹿廣阿爲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屬殷州

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弒永安主元

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

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延僞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

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於車上取箏

鼓之長歌慷慨歌闌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

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兄弟

來未高乾字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歡與乾兄何可來弟同出於

勃海故元忠曰雖羸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可

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爾與語元忠慷慨流

涕歡亦悲不自助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

若向冀州高乾魏冀州治信都高乾兄弟必為明公主人乾兄弟據之云然殷州

便以賜委與殷既合洽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劉誕亦契胡種也時點胡或當乖拒

為崔州刺史與鄴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

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

隨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齊朱氏加歡義河三歡求

司故當肯以稱之

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軍營租米歎掠取之進至信都封
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
以布裙歎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偕來時范陽盧曹
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而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性宏毅
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
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至
是爲爾朱氏守蒯歎厚禮召之以敖曹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
曹曹慍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蒯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
爲馬阜脰長丈六尺以爲一稍送其一於歎諸將莫能用唯彭樂
強舉之未幾曹遇疾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哀
葬畢潛散

癸酉魏封長廣王璿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

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
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竝爲大
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使入
朝長孫稚固辭太尉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
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
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
兗州刺史大梁兗州統內故加兗州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
嚴深自刻厲甯心凡案應接賓客有開儉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
爲尙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
行使尙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
行稱命者稱世隆之命也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

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狃濫人不復貴是時天
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
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
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
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
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
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竝加儀
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
助至安國城叱列勇殺莊蒲誌安國城屬定州博陵郡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眾大兵一臨彼皆恃
其符厭謂劉靈助書爲符故以厭勝也豈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

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時年三十一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使成無所點易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荊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枰邊恐廚人獲罪不令人知自加元服上即使省錄朝政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

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
賞愛無倦恆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於
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
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晉
通中大軍北伐建康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左
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又出主衣絹帛年常作襦袴各三千領
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以斂則爲備棺槨每聞遠
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天性孝謹每入朝未五更便守城
門以待開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

必西向者不
敢背上臺也或宿被召當

入謂其宿被召者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

醫言帝出敕候問太子輒疾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

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鳴咽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宮門

號泣道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者莫不慟哭 癸丑魏以

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東道謂太行又以安定王

爾朱智虎爲肆州刺史 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

伯爲司徒 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 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

斬趙修延復推李琰之行州事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

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我

既精且博學兼二子矣每休閒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

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彊

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勳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

考異曰北齊李暉傳

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以渾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諸將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若簡射驍勇衝夜襲徑趨營下出其不意喘喘之聞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遲疑渾乃速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按其年所事迹與祖螭略同未知社客卽祖螭爲別一人也今從魏帝紀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

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敕上言太

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

今地謂求賣之地也

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

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天子若厭之或可申延

申寬也

乃爲蠟鵝

及諸物理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

五代

志梁制東宮有外監殿局內監宮監者即唐
內直局之職也龍朔二年改監曰內直郎
密啟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
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
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前事猶
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還鎮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
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
求吉得凶不可前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
遠之

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司義侍

郎周宏正

普通中初置司義義郎直壽
光省以宏正爲司義侍郎

嘗爲晉安王主簿乃奏記

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

左傳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弗及也遂走而退子魚目夷

字也執子臧大賢之節

左傳成十三年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刳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

刳殺太子而自立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諸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于王

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取失守乎遂逃奔宋負刳立是為成公子臧欣時字也逃王與而

弗乘乘葛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

謂太伯以天下讓逃而君

也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興

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

遂往也莊子外篇有讓王述堯舜以天下讓來葉來世也豈不

盛歟王不能從宏正捨之兄子也太子以待讀東海徐摛為家命

兼管記尋帶領直

管記職同公府記室梁制上臺東宮皆不領直衛兵也摛文體輕麗

春坊盡學之

東宮謂之春宮
宮坊謂之春坊

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摘欲加

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摘商

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閒白上曰摘年

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摘真欲之乃召摘謂曰新安大

好山水往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摘

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中風俗頓改六月

己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立華容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

爲河東王曲阿公譽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

郡用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掠人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昭明

之冤揮淚誅之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

軍主善無庫秋干

善無縣前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魏晉省後魏天平二年始以善無爲郡也

與歡

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

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眾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

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

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

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

自信都北并後

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爾朱契胡種也故謂契胡爲國人

奈何眾曰唯有反

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爾鄉

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

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

天下笑眾皆頓頷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

考異曰魏書帝紀起兵於庚申北齊書帝紀在庚子北史魏紀齊紀亦然今從魏書紀亦未敢顯言叛爾朱

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

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

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

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初魏永安主之誅爾朱榮也

楊播子侃預其謀又與城陽王徽李彧皆爲姻戚爾朱兆入洛侃

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子婦父章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

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

侃叔父椿已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

子東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

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恭不許世隆苦請魏主恭不得已命育

賁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五梁紀十一

司檢案以閏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
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
兵相拒已皆格殺魏主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
津子邈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邈有當世才度其爲
光州也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晨不食夜分不寢至于兵人從
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邈曾無倦色
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
多餓死邈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
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
然後申表邈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
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邈爲政愛人尤愜豪猾廣設耳

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
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是遇害吏
民如喪親敗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時楊氏舉
宗盡滅唯湛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
都考異曰北齊書情傳云情父津爲并州刺史情隨之任俄而孝
至初州見刺史劉謨以情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錄主筆榮貴防
禁迄節至安陽亭榮貴遂與情逃乃投高昂兄弟潛竄累載屬齊
神武至信都送此軾載門郎署行臺郎中按時齊神武已在信
都言潛竄累載誤矣又云孝莊幽崩而情欲還都見執皆非也泣

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卽署行臺郎中 乙亥

上臨軒策拜太子大赦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早遜位戊子

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

隆固讓太保魏主恭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

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司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詔

凡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湯沐食鄉亭侯婦人賜湯沐邑男隨遠子食鄉侯亭侯也

近為差隨服屬之遠近以為等差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

敬容昌禹之子也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強不

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

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

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癸巳魏主恭

追尊父廣陵惠王為先帝支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為皇自漢哀帝始尊之為帝自吳孫皓始母王

氏為先太妃甘弟永業為高密王子恕為勃海王冬十月己酉

上幸同泰寺升法華講涅槃經七日而罷樂山侯正則先有罪

徙鬱林五代志梁山縣鬱林郡招誘亡命欲攻番禺廣州刺史

元仲景討斬之

仲景當作景仲

正則正德之弟也

魏孫騰說高歡曰今

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

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則為帝則融之子也壬寅朗即位於信都

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

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己酉

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

拔勝車騎大將軍賀顯智軍於陽平

此陽平縣也漢屬東郡魏晉以來屬陽平郡唐魏州莘縣

陽平之

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并陘軍于廣阿

眾號十萬高歡縱反問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

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

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

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

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

衛可孤罪一也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

征仲遠罪二也事見上年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

巨忠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

甯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通骨肉構隙自

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

將與兆戰而畏其眾強以問親信都督段韶親信都督魏末諸將

兵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言得眾人之死力也所謂心者得天下之

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

眾逼之有歎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詔曰詔聞
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
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
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

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 庚辰魏高歡引兵攻

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是歲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

史劉世明舉州來降

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譙沛下蔡北梁馬頭等郡

世明芳之

族子也上以侍中元樹爲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鎮譙城以

世明爲征西大將軍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

上許之世明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前左民尙

書何膺卒膺初隱于若耶後以其山迫隘不容學徒乃遷於秦望

山山有飛泉。盾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嚴為堵。別為小室。寢處其中。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盾所居巋然獨存。人名之曰瑞室。盾常禁殺有獵人。逐鹿鹿徑來趨盾。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於講堂。馴狎如家。禽然盾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蜊及蚶。蠔。汝南周顒與之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吟若云。三世理評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升息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情復慈心之所忍。盾末年遂絕血味。

中大通四年

魏元恭普泰二年元和中興二年元修永熙元年

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

偉爲大司馬元法僧爲太尉袁昂爲司空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

賀王正德自結於朱昇上既封昭明諸子昇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以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魏苻南王悅入洛 庚

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爲宣城王 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

而焚之城陷入地

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頽落而不得究功故施柱地遂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

壬午拔鄴擒劉誕滕麻祚爲湯陰令歡適見之呼曰麻都祥慙懼

而逃

祥答武國十見天監十八年

歡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

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悅悅休之子也狀貌偉麗少有

名望趙郡李渾嘗譙聚名輩詩酒正驩悅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

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警效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

人那得不畏服藉祇明少遐等嘗與悅高宴終日不能發一言至

晚少遐乃自誦其佳句謂悛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際

不能一言直曰爾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爲東魏王

上既以元悅爲魏主使自

西道入又使元法僧從東道入故謂之東魏主

欲遣還北又以兗州刺史羊侃爲軍司馬

與法僧偕行

揚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

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啟聞綸被責還第

乃遣防閑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刃出於背智通識子高

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爲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爲庶

人鎖之於第經二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

辛亥魏王朗追諡永

安主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

寅以高澄爲驍騎大將軍丁丑魏主朗帥百官入居於鄴

魏爾

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

唯其所欲又請魏主恭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
誓約復相親睦解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壽爾朱而吾等
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
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
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
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
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北據并汾天光
西奄關隴仲遠據
命徐克是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
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
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
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

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水經註洹水逕鄴城南魏主

恭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尙書封隆之守鄴癸

丑出頓紫陌水經註漳水東出山過鄴又北逕祭陌西魏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田融以爲紫陌建武

十一年造紫陌注橋於水上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

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能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

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

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

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

千步兵不滿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五代志鄴縣有韓陵山杜佑曰在相

州安陽縣東北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

歡以叛已歎曰本所以戮力者其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

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歎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
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歎將中軍高敖曹
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
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
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
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徐廣車服儀制曰角
前代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爲中國之馬杜佑曰大角卽後魏鐵還遼是也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
晉陽仲遠奔東郡秦置東郡晉改爲濮陽國後復曰東郡治滑臺城爾朱彥伯聞度律等
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
椿謂都督賈顗度賈顗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
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

北中郎北中郎府城在河橋北岸

簡閱敗卒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

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間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

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

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

西走至灇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

灇陂津在河橋西亦曰雷陂卽爾朱兆犯洛帥騎踏淺涉

度之

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

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旣振

請誅爾朱氏魏主悉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

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悉

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歡不

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辛未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降

於魏主期以景爲尙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爾朱仲遠來
奔仲遠帳下都督喬甯張子期自滑臺詣款降款責之曰汝事仲
遠擴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
謂前年仲遠舉兵向洛時也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

無信犬馬尙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爾朱天光之東
下也畱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
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畱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
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
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畱心悅進失爾朱之
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
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

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

考異曰北史薛孝通為中書郎以關

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
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故推薦
之乃超授岳督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薛州牧周文帝為
左丞孝通為右丞詔書馳驛入關長岳等同鎮長安後天光敗
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所廢按
天光尚在節閔安敢除岳鎮關中今從魏書岳以泰為行臺左丞

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使齊州行臺

尙書房謨募兵趣四瀆

四瀆津名有臨濟縣水經註河水東北流
西廣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以其自

河入濟自泗人謂自淮達江
水徑西流故有四瀆之名

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揚聲

北渡為犄角之勢及韓陵既敗弼還東陽聞世隆等死欲來奔數

與左右割臂為盟帳下都督馮紹隆素為弼所信待說弼曰今方

同契闊

詩擊鼓曰死生契闊毛
其註曰契闊勤苦也

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眾弼從之

大集部下披胛令紹隆割之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洛陽丙子安

東將軍辛永以建州降於魏主則辛已則至邨山高歡以所疏遠
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魏主恭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
衆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共勸歡
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慕容盛稱恭賢
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懷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
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恭本廣陵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僞言王
師何名義舉歡遂幽魏主恭於崇訓佛寺恭既失位爲詩曰朱門
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
修真觀聞者悲之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既至清狂
如故動爲罪失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尙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
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

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爲天子

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賢我邪曰不

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

脩入氍毹氍毹胡夷酋所居漢人謂之穹廬陳誠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

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軍中不能

帥朝服故執鞭以爲重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營折延首而不敢前

張守節曰營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營形皆中屈垂下而言人屈腰則似也修令思政取表視之

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爲魏主勅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平陽王

修卽位於東郭之外東郭洛城東郭也用代都舊制以黑氍毹蒙七人歡居

其一魏主修於氍毹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魏自孝文帝用夏

位皆用漢禮之制今復用夷禮羣臣朝賀升闕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

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時廢立之議雖發端於高乾兄弟而實決於崔悰一言悰
特此頗驕縱尋以貪汙爲御史所劾逃歸鄉里旣而清河多盜朝
廷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悰宅謂其家客曰諸郎輩莫作
賊太守打殺人悰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
臂下殿捉一天子推背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 初魏高歡起兵

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

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尙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

廣州刺史廣南韓賢

魏收志廣南郡屬潮州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同訓善陽縣後齊置潮州及廣南郡

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惟賢如故以
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尙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

武帝中大通四年

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士除之則失人望爾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遽辭爲啟而不就徵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魏主修收令散騎常侍邢子才恆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

問其可否然後施行子才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博覽典籍無不通曉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辭致宏遠冠絕一時爲人內行修謹兄弟婚姻之閒稱爲雍睦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所顧接然脫略簡易不脩威儀或時對客解衣見蝨與之劇談故朝廷不令出境梁人來聘者每問曰邢子才是北閒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賓司姑應之曰子才官位已高非復行人之任耳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雋校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與婦甚疏時多外宿自云嘗盡入內閣爲犬所吠五月魏封故主朗爲安定王丙申魏主修醢故主基於門下外省

魏諡帝

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

加九龍璽駱黃犀左肅班劍百二十人蓋其禮特異於諸王之喪耳

年三十後西

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

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

酉以清河王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

以爲弟恃歡勢驕公卿南陽王寶炬殿之曰鎮兵何敢爾

魏遷洛陽北人

暫居北鎮者率隸尺籍故晉之曰鎮兵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大將

車歸第 魏主修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武懷皇帝曰孝莊皇

帝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

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

主修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于

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

晉置武鄉縣屬上黨郡石勒分置武鄉郡唐爲

武鄉縣屬潞州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

我朝屬成勝軍

寒太原郡之地東有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乃建大丞相
山高壁嶺北距東陝西陝故亦以爲四塞之地

府而居之自此至於高晉建國先是晉泰元年十月歲星凌惑鎮

星太白聚於紫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散起兵於

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平并州霸業遂興焉魏夏州遷民郭遷據

青州反郭遷自夏州遷刺史元疑棄城走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

其城遷來奔甲辰星隕如雨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聞元

樹於譙城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去年梁遣元樹鎮譙城蒙縣漢

桑縣唐改山桑爲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眾南歸以地還魏子鵠

等許之與之誓約樹眾半出子鵠擊之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

以歸羊侃行至官竹水經註雒水自睢陽東南流經竹園水次

其孫因聞樹敗而還九月樹至洛陽繫於永甯佛寺其弟咸陽王

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

樹龍之第三子夷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坦龍之第七子不宜襲封故慮

其代已

密言於魏主脩曰樹從南奔請除之樹聞之泣謂坦曰我往

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苟活

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邪坦作色而去初樹

年十五奔梁帝待之甚厚及見拘每望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

歔歔樹發梁時與愛妹玉兒別玉兒以金指環相贈樹常著之至

是寄以還梁表必還之志坦聞其事即以上聞遂賜死坦竟不臨

哭 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冬十月辛酉朔日從地下蝕

出虧從西南角起 十一月丁酉日南至

夏至之日口北至冬至之日口南至日南至日南至

至之日口南至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

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日道故北天魏主修祀園丘

占者因天事天故祭大於

國正其
附象天

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暕己酉以汝南王悅爲侍

中大司馬

魏葬太后胡氏諡曰靈

上聞魏室已定十二月庚

辰復以太尉元法僧爲郢州刺史

是年春以元法
僧爲東魏主

魏主修以汝

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

永興魏太宗卽
位之初元也

復改永熙

隱士庾詵卒詵新野人也性託夷簡

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

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

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爲盜者見

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贖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

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普通中

徵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及卒賜諡貞節處士 魏主修納丞相

歡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盡勳大樂北來寂寂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頗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爲明年賀秦破爾朱兆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二 起中大通五年
盡中大通六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 魏元脩永熙二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魏竇泰

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

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洪水即離石水赤洪其別名也高歡破

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又曰赤洪水源出方山縣東淪入離石

考異曰魏帝紀正月庚寅朔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兆丁酉

大破之於赤洪嶺北齊帝出兵在去年破兆在今年按歲首宴

會不應直至八日今從齊書 欽定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

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歎親歸
厚葬之兆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於
窮巖絕湖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
牙兆果於戰鬪每有戰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羅脫
少智無將領之能及是而敗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眾
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
張亮無啟疏歡嘉之以爲丞相府參軍魏罷諸行臺天監十五年魏以李
平爲行臺而度統政使石諸軍雖魏初之制戊申京師地震
而置之也正光之末盜起始復舊道
己酉長星見 丁亥上祀明堂 辛巳魏主僣追尊其父爲武穆
帝太妃馮氏爲武穆后母李氏爲皇太妃 勞州刺史曹鳳東荆
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降魏曹鳳雷能勝皆蠻人也初魏高歡

之始入洛陽也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我與君耳若不
先制人將爲人所制歎今初至國之不難勝曰彼有有功於時害之
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荷猶何
苦憚之椿乃止及聞喬甯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
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脩圖丞相歡椿本有圖歡之心
將及決毗遵之元係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做魏主由是
不悅椿勸魏主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
別數百武直謂武士之入直殿閣者據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領軍
府將軍掌宿衛禁掖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之又左右
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
貳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其直
屬官有直監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
前鋒五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衛正副都督等員
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
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雲騎武騎駉騎遊擊前左右

武帝中大通五年

後等將軍左右虎賁等中郎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將軍左右騎二都尉羽林監冗從僕射積弩積射獵弩殿中等將軍及員外將軍武騎常侍殿中司馬督員外司馬督等並其制皆選四時於晉代有損益觀北齊之制則當時增置可概見矣

方覽勇者充之又說魏主敗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魏主專與椿決之魏主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

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二荆等七州諸軍事

七州三荆及襄南襄

鄧南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

遭父喪不暇終服及魏主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

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

魏主既貳於歡歡乾爲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

空弈世忠貞謂自高允以來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

其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

事出倉猝且不謂魏主有吳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魏主置
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
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疏忌
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
啟歡歡召乾詣并州而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欲以袖掩其口
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魏
主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陽王坦爲司空

爲魏主發
前竟討高

數張

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魏

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於魏

阿至羅高
車種也

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

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爲大

行臺使隨宜裁處歡與之舉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

略河西大收其用

謂救曹泥及取方侯受洛干時也

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脩聞

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豈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

歡聞其與魏主盟亦惡之卽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

魏主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匹夫

加罪尙或難免況人主雅惡復何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武衛將

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

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

何言魏主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

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

其首哭曰天子枉書司空敕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魏主敕青州

斷其歸路

仲密由東萊歸勃海道出青州

仲密亦聞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魏太師魯郡王肅卒 丙辰南平元襄王偉卒偉性端雅持軌

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及當時
名流莫不畢至齊世清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
加穿築培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
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
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
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贈恤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
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南平王當知必爲
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

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 丁巳魏以趙郡王諶爲太尉南陽王

寶炬爲太子

魏爾朱兆之入洛也

兆入洛見一百五十四卷二年

焚太常樂庫

鐘磬俱盡晉泰主詔錄尚書事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等更造之至

是始成命曰大成樂

夏四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魏青州民耿

翊聚眾寇掠三齊膠州刺史裴粲事事高談不爲防禦翊掩襲州

城

魏永安二年置膠州治東武城領東武高密平昌郡東武城今密州諸城縣是也

左右白賊至粲曰豈

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上聽事自餘

部眾且付城死翊斬之送首來降

五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

刺史崔摩以下邳來降

考異曰梁帝紀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廣以下邳城降今從魏書

戊子

建康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爲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等討耿翊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翊棄城

來奔詔以爲兗州刺史 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

譙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

考異曰魏帝紀作賀拔允字阿胡

字誤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

曰賀拔公誼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
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
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謂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
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反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
正憚公兄弟耳莫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
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
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
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

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

蓋夏塞外北臨沙漠

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

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秦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大喜加

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魏主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

魏泰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涇城白水郡二十州雍華東華城南岐嶺原河渭涇夏東夏秦南

秦梁南梁東梁巴益東益也

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

涼以牧馬為名

所謂近也

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

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

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

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

卒表用之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

戶頒授勳義

勳義謂自信都從起討爾朱有功勳者

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尙書右

僕射何敬容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 十一月癸巳

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為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

邳邸姓也 十二月丁巳魏主巡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丁丑還落

陽 中護軍臨汝侯淵猷卒初淵猷在益州既破齊苻兒謂有神

助在州頗有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猷登去 不置連榻上聞召而

尤之淵猷憂愧而卒諡之曰靈猷楚王廟神交侯至一射每酌祝

靈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誘必從及在益州適苻兒之亂眾十

餘萬攻州城城中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請救於是日有田老

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曠騎舉箭

日後人求可令之疾驅欲及日破城故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

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城中請祈無驗

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澤如汗是日淵猷果大破賊故諡之

曰靈以與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寇雍州

此梁之雍州治襄陽

拔下連成扇

動諸蠻雍州刺史廬陵王續遣軍擊之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勝又

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鄆城皆拔之

五代志竟陵郡藍水縣僑立焉翊郡沔陽郡後為復州襄

陽郡陰城縣舊置鄆城郡魏子顯齊志南蠻府所領郡有安定鄆城新安等縣五代志新安縣并入襄陽郡南漳縣當是置安定僑郡於南蠻界也藍水唐并入鄆州長壽縣陰城并入穀城縣沈約志馮翊郡治襄陽郡郡縣續遣電威將軍柳

仲禮屯穀城以拒之

五代志穀城縣屬襄陽郡舊曰義城置義城郡

勝攻之不克乃還於

是河北滋為邱墟矣仲禮慶遠之孫也

柳慶遠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石丞翟嵩曰嵩能閒之使其

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軍中大通六年

魏元脩永熙三年東魏善元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

春正月壬辰魏丞相

歡擊伊利用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

河西五原河之西也河東亦五原河之東也

魏主僖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

人先請之乎

魏東梁州民夷作亂

魏收志東梁州領金城直隸安東魏明郡五代志西城郡

舊置東梁州金城創今二月詔以行東雍州事豐陽泉企討平之

金城也東梁州治焉

魏世祖置東雍州於平陽太和中罷孝昌中於平陽置唐州以唐

堯都平陽因以名州建義初改爲晉州未嘗復置東雍州也五代

志曰雍州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參考魏收志鄭縣時已屬華州界

未知此東雍州置於何地也魏收志豐陽縣屬上庸郡太安二年

置企世爲商洛豪族

商洛也漢古縣今縣上洛縣而魏世祖以其言也隋志上洛郡有商洛縣

曾祖景言爲本縣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企九歲喪父哀毀

有若成人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

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累遷東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

太保椿之從弟恃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破其凌侮企收而治之

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

鄉里運米以自給 壬戌魏大赦 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魏永

甯浮圖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

魏起永甯浮圖見一百一十八卷天監十五年

魏賀拔

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恬眾密運資而無信必將爲患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其計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

河曲在靈州西河千里一曲河水自澆河至漢陽卷古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富平唐靈州地悅誘

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

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爲

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

我朝以渭州能

竿城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

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

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尙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甯可自同眾人乎

涕泣獻款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

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

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悅眞度之從孫也薛眞度見一百三十九卷

齊明帝建武元年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

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

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

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

盛樂前漢之成樂縣也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魏晉省後魏先世隱陵在焉魏收志永熙中置盛樂郡雲中治所魏土地記雲中

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宋白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

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

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畱前太中大夫潁川

韓褒曰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宜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勳在斯一舉眾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彌姐元進之族為州之首望官又為都督彌姐光初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狼子野心當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泰曰汝大決也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因目祐祐即出披甲持刀直入暝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蔡祐今日必斷姦人之首因按劍臨之

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

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

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

杜祐曰彈箏峽在今
原州之百泉縣百泉

即漢朝那縣地九域志謂州都盧峽即彈箏峽也水經云靜虛山
峽之內常有彈箏之聲又云弘治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摧箏有似

音韻也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

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

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

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

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

甚勸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甯太

守太安王基勞泰

魏收志建義元年置義甯郡治孤道城屬晉州
五代志上黨郡沁源縣後魏置義甯郡又延和

二年遷太安郡於漢五原界屬朔州秦不受欲劫留之曰爾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

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旨喻公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秦乃遣之基還言秦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敗之魏主循問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關西大都督臣岳竭城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令臣隳掌軍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亦謂五原侯莫陳悅猶在水洛況此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河之東

通令赴闕悅蹕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

誠所甘心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紼徐事誘導漸就東

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軍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

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眾勝不從虎聞宇

文泰代岳統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閔鄉

閔鄉在漢湖陽界隋改湖陽縣爲閔鄉縣以今

虎自荊州往返之地里考之則魏東雍州時置於鄆縣○閔音閔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

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故之元孫

也

涼王李歆爲州侯榮遷所滅

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此乃行

路所知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縱使木石爲心猶

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君與賀拔

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

已發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于天下慚于地吾以弱才猥

當蕃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

馳使陳啟天朝暫來奔赴眾情所推遂當戎重今吾與君皆受詔

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

平涼在隴

山之北取道雲追廉簡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

奉詔吾則執戈坐甲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

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

隴以張韓李爲瓜州武威郡爲涼州

不然終爲

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

遣其黨士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

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

置原州治高平城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

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

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
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
泰引兵驍悅至原州岷軍畢集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魏
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
不撫納其眾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
也宜解兵以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
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
唐志原州平高縣西南有木峽關 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
略陽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至隋廢郡爲隴城縣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
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
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城走南保山險

秦州治上邽城

弼謂所部曰侯

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眾咸信之爭趣
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即以弼爲秦州刺史
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
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
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驪令左右皆步從欲
自中山越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縱
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辭愷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
毫無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猶一銀張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
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
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幟於近城高嶺今軍中
名曰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高會猝見亮至駭愕不知

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齏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亮初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歷陳謀策多合機宜泰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魏執楊紹先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拔也惡蚝自夏州徙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鎮南秦州鎮南秦州拔也虜復姓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字姓字姓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

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丞相歡聞秦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循解斯楮問軌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楮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時置東雍州於華州郿縣仍命秦稍引軍而東秦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秦顯度卽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

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 死是魏侍中封隆
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宜有以防之既
而降之與僕射孫騰爭尙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乃泄
其言於椿椿以白魏主仇隆之懼逃還鄉里歡聞之召隆之詣晉
陽柔幾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歡之黨
也見隆之等既去恐禍及己亦辭疾歸晉陽高歡所親無魏主乃
以斛斯椿兼領軍因而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鸞
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
儻皆歡黨也魏主惡之省建州以去賢建州當太行路自晉陽入洛之要道也省州去賢不
特第歡黨亦去使御史舉儻罪以汝陽王暹代之改正通鑑原文云以汝陽王叔
昭代之乃下文又云以汝陽王暹守石濟一時不宜有兩汝陽王
及考魏書汝陽王暹字叔昭則此所云叔昭即叔照之誤也故改

書溫險與下女守石濟之汝陽王無兩岐之戚矣歡上言偶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

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北史歡弟梁字元寶永忍當作元魏主不

聽五月丙戌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廨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廨別二

百人勳府庶子及驛官皆宿衛者也魏主欲伐晉陽高歡時辛卯下詔戒嚴云欲

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魏主

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

宇文泰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

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荆謂賀拔勝雍謂宇文泰臣今潛勦兵

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遠津

渡自恆州渡來遠津其地當在平賊之西河津之要也自此渡河至夏州考異曰即悅三國典略作朱遠津今從北齊書及北史

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令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聞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

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

量願出

斟量酌量也

丁卯魏主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

陽胡城在鄆郡白

水縣白水漢河東之垣縣也水經注曰白水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陽臺城東城即垣縣之舊跡平白水又東南流注於河案陽臺即解谷之北岸魏主欲入關故先使子恭守之以防歡邀截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

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

弟也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辛未魏主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

歡使舍人溫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作魏主據胡牀拔劍作色

子昇乃為敕賜歡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

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
衛史中尉蔡備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
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
慮字又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
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无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
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
意言歡亦無乾封上其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
所論時事故因發之如聞庾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
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
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

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

西去言將西戎

宇文

秦也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

怪聞之者甯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
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齋空拳而爭死朕本
寬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
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齋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符合符契不
圖今日分疏至此苦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
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中軍將軍王思
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
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
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泰乃心王室若闔車馬西幸必

武帝中大通六年

常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閒習戰陳勸耕桑
修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
平其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
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
寇臣愚未見其可魏主又問閣內都督宇文顯和時南北朝皆有直閣將軍魏又
置閣內都督用斛斯椿之言也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
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魏主曰是吾心也遂定
入關之策魏主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
忠孝不可竝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魏主怡然改容
曰卿卽我之王陵也時魏主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
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

秦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

漢書田月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

蘇林注曰百二得百萬中之二萬人也

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

圖歟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

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洛陽久經喪亂欲

遷都於鄴魏主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

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

慕容永分上黨晉建

與郡冀

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

和糴以充軍食蓋於

於此歷唐至宋而

魏主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

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

相州治鄴城

追濟州之軍使蔡

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

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
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
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魏主以
廣甯太守廣甯任祥兼尙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
渡河據郡待狄魏收志廣甯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
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廣甯郡孝昌以來寄治并
州界時歡在并州祥當直走就歡不必據郡以待歡之南也又按
五代志建州沁水縣舊置廣甯郡祥所據者蓋沁水之廣甯也若
其鄉里則當在
朔州之廣甯魏主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
歡件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
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
楚江陵舊楚之郢
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
也舉二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魏主以

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焉姁長公主謂泰帳

內都督秦郡楊荐曰

考魏收地形志魏無秦郡五代志曰魏風靡縣後魏置秦平郡又雍州臨泉縣後魏曰南

東西魏置南秦郡後魏改曰秦郡

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閣將軍泰以

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字

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

暹佐之暹挺之子也

通鑑以此別為魏六韓拔陵所敗之崔暹

歡勒兵南出告其眾曰

孤以爾朱擅命進大義於海內秦賊主上誠賢幽明橫為斛斯椿

誑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

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賀拔勝軍於

汝水

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

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

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

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魏主曰高歡以臣伐君

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

歡生一高歡矣魏主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榮惑入南斗

晉天文志曰南

斗六星天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熒惑四星

入之天子不安其位後所謂天子下殿走星也

今上信左右閒

構不用吾計豈天道平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

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

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

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

別道而進示將疑高歡之後遣

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

以迎魏主也

魏主使斛斯椿與行臺

長孫稚大都督賴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

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賈

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賢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水經

右遷滑臺城又東北遷涼城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計城到長壽津六十里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

退軍司元元覺之馳還請益師魏主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

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至

野王魏主知之斬怙五代志河內郡治野王歡至河北十餘里自野王

河內縣舊曰野王再遣使口申誠款魏主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

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

死戰洛水過鞏縣東而北入於河謂之洛口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

給魏主云高歡兵已至考異曰魏書斛斯椿傳云椿懼已不免復

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帝帝信之遂入關按齊高祖舉兵向洛而云椿地脅帝不亦誑乎此乃魏

收欲媚齊人重椿之罪耳今從齊書高祖紀及北史椿傳可未魏

主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

宿於瀘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眾知魏主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直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

獨孤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

忠臣豈虛言也戊申魏主西奔長安李賢遇魏主於嶠中嶠有三

魏太和十一年置嶠縣屬恆農郡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甯寺遣領軍婁昭等追

魏主請魏主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輕騎追

魏主至陝西不及陝西陝城之西也魏主鞭馬長驚糗糒乏絕糗糒米麥為之鄭元

日聚酢飲蜀官漿人幸之○鼓音在三二日閒從官唯飲湖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

以麥飯豉漿獻魏主魏主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湖城即漢湖縣城湖城西有稠

桑漳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

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

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兼尙書左僕射辛
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
迹同佞黨畱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賁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歟曰卿
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
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
兼吏部尙書崔孝芬都官尙書劉歐兼度支尙書天水楊機散騎
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聞行入關魏主使
以本官奏門下事凡事經門下者
使之則奏也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
承制決事居尙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
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
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

水經註渭水過長安城北又東過新豐東合

西陽水又東合東陽水二水並南出廣鄉原免冠流涕曰臣不能

式過寇虐詩曰式過寇虐無倖作態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公之忠節

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

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

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

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儲儲治器械簡

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武帝置奉車駙馬

以來尚主者例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謂止六旬上以諺云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跳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懸

曰虜亦應天象邪初魏趙平太守孟信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

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慰勸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鍋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簞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純脯耳酒既白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辟純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止有一牛老而病其兄子賈之擬供薪米信適從外來謂買牛人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謂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至是信亦從駕入關宇文泰素聞其賢及見深歎異之遂見信用歷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己未以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修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宏農九

武帝中大通六年

月癸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魏主已酉攻漳關克之擒

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此城戰國時魏築長城自鄭濟谷者也龍門都督薛崇禮以

城降歡魏收志華山郡夏陽縣有龍門山水經註河水出龍門口蓋兩山夾河故謂之龍門大禹所鑿也後魏置龍門郡龍

門縣屬南汾州隋廢龍門郡以龍門縣屬河東郡此即河東之龍門也西對夏陽之龍門山賀拔勝使長史元

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漢析縣屬宏農郡宋永初志屬

順陽郡魏收志析陽郡屬析州五代志析州內鄉縣舊置浙陽郡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

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停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

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

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

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考異曰北史作薛瑾與略作薛長大都督

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水經註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

陵蒲津即河東郡蒲坂津也唐志蒲州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
河西縣有蒲津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
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歎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
報歎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顥
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與盧桑帥數百騎來奔魏
主修之在洛陽也密遣閭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
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
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北方謂高歡也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
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
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謂攻元顥時也
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

中魏東荊州本蠻左所據之地

冬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

考異曰齊書北史皆云九月庚寅還

至洛陽按歡九月己酉克潼關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不容庚寅已還至洛陽庚寅乃九月十日也

又遣僧道榮奉表於魏主脩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

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甯負陛下

不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寶出

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

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敬宗尊其父彭城王勰爲皇帝列於七廟以孝文爲伯考高歡之立勰孝武改

元永熙孝武自以於孝明帝兄弟也禮兄弟不相入廟遂遷孝明帝主於夾室凡宗廟之制有東西夾室業喪而短職

此之由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謂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

子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善見卽位於城東北歡以善見

者清河王擇之孫於孝明帝諸子也人繼大宗則昭穆順遂立之城東北者洛陽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

天平魏自此分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琰虜其卒七千人還

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

薛脩義在楊氏壁在

龍門西岸當在華陰夏陽之間蓋華陰諸楊遺亂築壁以自守因以爲名

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

村民擊卻東魏復取楊氏壁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魏汾州本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時西河已屬東魏故西魏僞置南汾州於楊氏壁

丁卯以信武將

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初魏王儉既與丞相歡有

隙齊州刺史侯淵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

元貴平封

王陰相連結以觀時變淵亦遣使通於歡所及魏主入關清河

王賈承制以汝陽王邈爲齊州刺史邈至城西淵不時納城民劉

桃符等潛引邈入城淵帥騎出走妻子部曲悉爲邈所虜行及廣

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歡遺淵書曰勅勿以部曲單少憚於東

行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尙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

卿也淵乃復東還歸其妻子部曲貴平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

之

魏收志高陽郡故樂安地宋文帝置高陽郡屬冀州後入魏屬青州五代志青州北海縣舊曰下密置高陽郡

置累重

於城中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世子帥眾攻高陽淵夜趣

東陽

青州治東陽城

見州民餽糧者給之曰賊軍已至殺戮殆盡我世子

之人也脫走還城汝何爲復往聞者皆棄糧走比曉復謂行人曰

賊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

恟懼遂執貴平出降戊辰淵斬貴平傳首洛陽

庚午東魏以趙

郡王湛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

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

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丙子東魏主善見發洛陽四十萬戶狼

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馱而後部

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尙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

陽魏明元帝取洛陽置洛州孝文帝徙鄴洛太和中十七年改爲司州高歡既逼東魏主遷鄴改相州爲司州復以洛陽改爲洛州

以行臺尙書司馬子如爲尙書左僕射開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

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

以賑之先是洛陽羣鼠浮河向鄴至是果有遷鄴之事民不勝其

苦十一月魏兖州刺史樊子鸛據瑕邱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

大野拔帥眾就之大野虜復姓庚寅東魏主善見至鄴居北城相州

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東魏司州領魏陽平廣平汲廣宗東郡北廣平林慮頓邱滏陽黎陽清河

郡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魏主脩西行者不及萬人

魏蓋以宿衛之士分處六坊餘皆北徙竝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養兵之害如此

乃於常調之外隨黜稔之處折絹繹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

相秦遣僕同李虎李弼趙貴葬曹泥於靈州 閏月元慶和克瀨

鄉而據之

司馬彪續漢志陳國苦縣有賴鄉老子所居也

魏主

脩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
寶炬之同產也從魏主入關晉內宴魏主令婦人詠詩或咏鮑照
樂府以譏之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魏主恬不知
恥丞相泰惡之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魏主不悅或時彎弓或
時椎案由是復與泰有隙癸巳宋史潘彌奏言今日常有急兵其
夜魏主在逍遙園宴顧謂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觀景增
悽命取所乘波斯驪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魏主甚惡
之及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之使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否
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頃之飲酒遇魃而殂年二十五先是有童謠

曰狐非狐貉非貉焦黎狗子齧斷索識者謂魏主乃索窮之苛焦
黎狗子謂宇文黑獺也泰與羣臣議所立多取廣平王贊贊魏主
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
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
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按魏宗室名順者
前後凡三人道武
伐中山順欲於平城自立此時猶以拓拔爲姓又任城王澄之子
順叱高肇門者指元叉妻諫靈后妝飾斥徐紇以抗直著此元思
則常山王素之孫二
人皆已改姓元氏殞魏主於草堂佛寺諡曰孝武諫議大夫宋
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東魏
以驃騎將軍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
求賑貸報許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
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 魏賀拔勝之在荊州

卷之九

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

三荊州諸軍事尙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

懷之纘會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

討之隋紀辛纂時鎮襄城則西荊州卽荊州以襄城在東荊州之西故云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

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犖犖今少遺兵則不能

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

纂曰豈可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

疥癬聞臺軍不久應至東魏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

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

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羣蠻

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眾

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

謂田人能拒其前齊民出其後也

若還擊齊民則

士民必謂我退走

士民謂新陽之民

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入能破之齊

民自潰矣遂擊破入能乘勝襲穰城辛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

門未及聞信令都督武川楊忠爲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

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

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歡遣侯景將兵奄至城下

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

爲賀拔勝與信忠還魏弘本

李廣者范陽人也雅

有識鑒而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工於文義好爲撰述後嘗早朝

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夢非夢忽見一人出吾身中

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遂病恍惚數年而卒

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六終

食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六終